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是机器

〔法〕拉·梅特里著



95986

B565.27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是机器

〔法〕拉·梅特里著

顾寿观译

王太庆校



200021626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是机器

〔法〕拉·梅特里 著

顾寿观译 王太庆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138-8/B·155

1959年9月新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6月北京第8次印刷

字数 51 千

印数 12 000 册

印张 2 3/8 插页 4

定价: 4.20 元

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

L'HOMME MACHINE

Éditions Bossard

Paris, 1921

根据法国巴黎波沙尔德出版局 1921 年版译出

译者说明

本书的翻译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组织的。正文由顾寿观译出；“出版者的声明”和“献辞”由王太庆译出。我们在译校过程中曾经参考过 G. C. Bussey 的英译本（1912 年芝加哥版）和 M. Tisserand 所编《拉·梅特里文选》（1954 年巴黎社会出版社《人民古典丛书》版）中的说明和注释。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目 次

出版者的声明.....	1
献辞.....	3
人是机器.....	11

出版者的声明^①

大家也許會覺得很驚訝，我居然敢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一本像這樣大膽的書上。假如我不是相信一切圖謀顛復宗教的企圖都危害不了宗教，假如我能夠相信另一位出版家不會心甘情願地去做我自己憑着良心加以拒絕的事情的話，我是一定不會這樣做的。我知道，如果小心謹慎，就最好不要給那些心智薄弱的人任何受引誘的機會。可是就假定心智薄弱的人會受引誘，我把這本書讀了一下，覺得也根本用不着為他們擔憂。為什麼要這樣誠惶誠恐地去禁止那些違反神聖觀念和宗教觀念的言論呢？這樣做豈不是反而使人相信自己會受誘惑？豈不是證明人們一開始懷疑，信心就立刻消失，因而宗教也就立刻永別了！如果我們害怕那些不信宗教的人，又有什麼辦法，什麼希望來懾服他們呢？如果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理性，只是一味輕率地斥責他們的行為，而不去考查一下，看看這些行為是否應該受到它們自己的那種思想方式的斥責，又怎樣能夠把那些人引回正路呢？

這樣一種做法反而對那些不信宗教的人有利；他們譏笑宗教，說我們的無知要使我们不能與哲學相調和；他們在他們的壁壘里高唱凱歌，說我們的戰鬥方法使他們相信自己是不可戰勝的。如

① 這聲明是 1748 年作者匿名發表的原版上的。——譯者

果宗教沒有勝利，那是由於那些保衛宗教的低劣作家們的錯誤。讓優秀的作家們拿起筆來，讓他們好好地武裝起來，讓神學對一個這樣脆弱的敵手占上風吧。我把無神論者比作那些意圖攀登上天的巨人，他們將永遠具有同樣的命運。

我認為應當把這些話放在這本小冊子的卷首，以預防一切顧慮。駁斥我所印出來的東西對於我是不相宜的，甚至對這本書里的議論表示我的意見也不妥當。內行的人會很容易地看出，這只是由於我們在企圖解釋心靈與身體的結合時總要發生一些困難。如果作者所得出的那些結論是有危害性的，但願大家記得那些結論只是以一個假設為基礎。難道還用得着再去摧毀它們嗎？假如允許我設想自己所不相信的事的話，就算這結論很難推翻，那也只是不過是得到一個較好的機會出出風頭罷了。打毫無危險的仗，戰勝了也不光榮。

這位我根本不認識的作者從柏林給我寄來他的著作，他只是請求我寄六冊樣本到阿爾讓斯侯爵先生的住址去。顯然這只能說是他不願讓人知道，因為我深信這個地址本身只不過是開玩笑的。

献 給

葛廷根大学医学教授

哈勒尔先生[Ⓐ]

这里并不是一篇献辞；您比我所能加給您的一切頌揚都要高得多；如果这是一篇学院文章，我就覺得沒有更無益、更無味的了。这并不是一篇說明，叙述着我用来重新提出一个屢經討論的陈旧問題的新方法。您至少可以發現它具有这种价值，您此外也可以評判您的学生和朋友是否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我要說的是我寫这部作品的愉快；我呈献給您的是我本人，而不是我的書，为的是自己弄明白这种崇高的研究欲的性質。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如此。有些著作家自己沒有什么可說的，为了补偿他們的想像力的枯燥，便拿出一篇根本就沒有想像力的文章來；我將不会是第一个这样的人。請告訴我，阿波罗[Ⓑ]的双倍的兒子，著名的瑞士人，近代的弗拉卡斯托[Ⓒ]，既善于認識自然，又善于測度自然的您，既要感受自然，更要說明自然的您，身为博学的医师，更是偉大詩人的您，請告訴我：要靠哪些魅力，研究才能把鐘点化为頃刻？这些迥异

Ⓐ Albrecht von Haller (1708—1777)，瑞士人，医生，植物学家兼解剖学家。——譯者

Ⓑ Apollon，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被認為是最智慧的。——譯者

Ⓒ Girolamo Fracastoro (1483—1553)，意大利医生，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兼詩人。——譯者

于庸俗快乐的精神快乐，它們的本性是什么？……讀了您的那些迷人的詩，我自己太感動了，簡直無法說出它們所給我的鼓舞。人，从这个观点去看，是与我心目中的对象毫無阻隔的。

官能的欲望，不管它是多么可爱和可親，也不管一个青年法國医生的那枝看來既知恩又優雅的筆給它作了多少贊頌，它只有一种唯一的享受，这种享受就是它的坟墓。如果極度的快乐不致于把官能的欲望一下殺死的話，它也应当要有一定的時間來复活。精神快乐的源泉是多么不同啊！愈是接近真理，便愈加發現真理的迷人。不但真理的享受可以增進欲望，而且只要一开始尋求享受，就当下得到享受了。人們享受了很久，然而却覺得比閃电还快。假如說像精神高于肉体那样，精神欲望高于肉体欲望，那难道还用得着驚奇？精神豈不是第一个官能，并且是一切感觉的匯合？一切感觉豈不是都以精神为归宿，就像光綫都以發光的中心为归宿一样？所以我們不必再追問，一顆由热爱真理而燃燒起來的心，究竟是靠哪些無敌的魅力，可以說一下子就轉入了一个最美的世界，在那里享受天神才配享有的快乐。在自然界的一切吸引力中，那最强烈的吸引力，至少对于我，就像对于您一样，親愛的哈勒尔，就是哲学的吸引力。还有比为理性和智慧引入哲学的殿堂更光荣的事嗎！还有比掌握自己的一切精神更愉快的勝利嗎！

我們來檢視一番庸俗心灵所不知道的這些快乐的全部对象吧。它們究竟沒有哪种美，沒有哪种宏偉呢？時間，空間，無限，大地，海洋，天宇，一切元素，一切科学，一切藝術，都是这种欲望的对象。精神的欲望在世界的範圍內是太局促了，它能想像一百万个世界。整个自然界是它的食粮，想像力是它的勝利。我們再來考察一下细节吧。

使深知醉心的快乐的人们满足的，有时是诗或画，有时是音乐或建筑，歌，舞等等。看看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的黛尔葩（畢戎^①的妻子）吧，她一会儿苍白，一会儿绯红，她看到勒贝尔时循规蹈矩，看到伊菲格妮时柔肠寸断，看到罗兰时怒髮冲冠。乐队给人的每一个印象都表现在她的面容上，就像表现在画面上一样。她的两眼时而温柔，时而狂喜，大笑，或者做出一个勇敢战士的英姿。人们把她当作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她根本不是精神错乱，有的只是一种感受快乐的颠狂。她只是为千百种我所感受不到的美所感动。

伏尔泰对他的美洛普^②不能不流泪；这是因为他感受到作品的价值和女演员的价值。您读过他的著作，很可惜他没有能够读您的著作。在谁的手里，在谁的记忆里没有这些著作呢？有什么人的心会硬到不为这些著作所感动呢！他的一切审美观念怎样会不为人所接受呢？他是激动地说出这些观念的。

听一位伟大的画家谈绘画吧，我是在过去读理查孙^③的序文时注意到的。有什么赞辞他没有加给绘画？他崇拜绘画的艺术，把它放在一切之上，他几乎怀疑到如果没有绘画，人们是否还能有幸福。他是多么为他的职业所迷啊！

在读希腊、英国、法国的悲剧诗人的一些美好的台词时，或者在读某些哲学著作时，谁没有领略过与斯卡利杰^④或马尔布朗希

① Piron (1689—1773)，与拉·梅特里同时的法国诗人。——译者

② Mérope，伏尔泰戏剧中的主角。——译者

③ Jonathan Richardson (1665—1745)，著名的英国画家，著有“画论”。

——译者

④ Scaliger (1484—1558)，意大利博学的语文学家兼医生。——译者

神父同样的激动呢？达西叶夫人[⊖]从來沒有考慮过她丈夫給她的期許，她的發現却多上百倍。如果我們領略到翻譯或發揮別人思想的一种兴奋，那么，我們自己思想时又將如何？由欣賞自然和研究真理而發生那些觀念，是怎样產生，怎样造成的呢？心灵憑借着意志的活动或記憶的活动，以某种方式孳生繁衍；它把一个觀念連結到另一个同类的迹象上，为了使它們相类似，以及为了使它們結合起來，于是便誕生出第三个觀念。怎样描繪这种意志的活动或記憶的活动呢？觀摩自然的產物吧。自然的齐一性就是这样，因为它的產物几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造成的。

官能的快乐如果不善加節制，便要喪失它的全部活力，不再成为快乐。精神的快乐在某一点上是与官能的快乐相类似的。应当讓它暫時中止，才能使它敏銳。总之，研究是会使人心醉神迷的，就像愛情一样。如果允許我这样說的話，我說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凝聚，它的發生，是由于精神忘其所以地醉心于夺其心魄的对象，以致有如擺脫了自己的軀壳和周圍的一切，整个投入它所追求的东西。由于感受的力量，它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追求真理和發現真理时所尝到的快乐就是这样。估量一下阿基米德心醉神迷时真理的魅力吧，您知道这种力量是要了他的命的。

尽管別的人投身于人群之中，以免認識自己或者怨恨自己，明哲之士則避开大世界而尋求孤独。为什么他只是孤芳自賞，而不乐于与儕輩相处呢？这是因为他的心灵是一面忠实的鏡子，他的正当的自愛認為在这面鏡子里照看自己是有益的。一个人是正直

⊖ André Dacier (1651—1722)，法國語文学家，他的夫人 Anne Lefebvre (1654—1720) 是杰出的希臘拉丁學者，以翻譯“伊利亞德”和“奧德賽”著名。——譯者

的，就根本用不着害怕認識自己，只要自愛不包藏那種自鳴得意的危險。

一個人從天上往地下看，別人就都變得渺小不足道了，最宏偉的宮殿就都變成了草棚，千軍萬馬就顯得像一群為了一粒谷而拚命打架的螞蟻——在一位像您這樣明哲的人看來，萬事萬物就是這樣。您看見人們的那些無謂的騷動就付之一笑，他們的人數雖然多到大地難容，却是無緣無故地擠來擠去，他們誰也不稱心，乃是當然的事。

頗普^①在他的“論人”那本書里表現的真是高明！王公大人們在他面前是多麼渺小。您啊，與其說是我的老師，不如說是我的朋友，您從自然得到的才智同您所瞧不起的那個人是一樣多，負心人啊，您是不配在科學中出人頭地的：您教我像那位大詩人那樣，將帝王們鄭重其事地搞的那些不值一文的玩意付之一笑，這毋寧說是教我对它們嘆一口氣。我的福氣是您那里來的。不，征服全世界也抵不上一個哲學家在他的書房里所嘗到的那種快樂，他周圍環繞着一些啞巴朋友，然而他們却向他說盡了他想聽的話。但願上帝不要剝奪我的需要和健康，這就是我向他要求的一切。有了健康，我就會不厭地喜愛生命。有了需要，我的愉快的精神就會不斷地鑽研智慧。

是的，研究是任何年齡，任何地點，任何季節，任何時刻都可以得到的一種快樂。西塞羅對哪個有成功的研究經驗的人沒有妒嫉過？這種快樂使年輕時的娛樂減輕了猛烈的肉欲成分；為了充分享受這種快樂，我有一個時候曾經強迫過自己放棄愛情。愛情對

① Pope(1688—1744)，英國詩人。——譯者

于一个明哲的人并不造成任何恐怖，它是善于使两个人結合，使两个人互相尊重的。遮蔽它的理解力的乌云并不使它懈怠；乌云只是指点出应当用什么补救的办法來使乌云消散。当然太陽是不会很快地使大气中的云层离去的。

在老年，在兩鬢成霜的年齡，人們已經与青年时代不同，不能給人別的快乐，也不能取得別的快乐了，那时候还有什么比讀書和沉思更好的办法！有一天，有个怀着虛榮心开始感到了做作家的快乐的人向我說：成天看見在自己的眼前，在自己的手里有一部可以使后世的人以及当代的人喜悅的著作在成長和形成，是多么快乐！我願意把我的生命消磨在往來于自己的家与出版者的家之間。他說得不对嗎？当受到贊揚的时候，有哪个慈爱的母親比生了一个可爱的兒子更喜悅？

为什么要这样誇耀研究的快乐呢？誰不知道这是一种不帶別种好处所附帶的厭倦不安的好处？誰不知道这是一个無尽的宝藏，是一种最可靠的慰借，可以抵消那种与我們行坐不离，形影相随的劇烈痛苦？打碎了自己一切偏見的鎖鏈的人是幸福的！只有这种人才完全純粹地尝到这种快乐嗎？只有这种人才享受这种精神上甜蜜的恬靜，才能享受一个勇敢而無野心的心灵的極度愉悅。这种愉悅乃是幸福之父，如果它不就是幸福的話。

讓我們停一会儿，把花朵投擲到由明諾娃和你給戴上了不朽的常春藤冠的那些人的道路上吧。花神在这里邀請您和林奈[⊖]一道从新的小徑登上阿尔卑斯山的冰峰，以便在那里觀賞另一座雪山下一个由自然的双手种植的花園：这个花園从前乃是这位瑞典

⊖ Linné (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分类学的創始人。——譯者

教授承袭的全部遗产。从那里你再下山走进这些花圃，花圃中的花草正在等待他整理出一个次序来，因为这些花草顯得是被忽视到如今了。

在那里我看到了莫伯都依^①这个法國的光荣，可是另外一个国家才配享受这个光荣。他离开了一个朋友的餐桌，这位朋友乃是最伟大的國王。他到哪里去？到自然議会去，牛頓在那里等他。

对于化学家，几何学家，物理学家，力学家，解剖学家等等，我将说些什么呢？这些人的考察死人的乐趣，几乎与我們使死人复活的乐趣一样大。

然而一切都要讓位于治病的偉大藝術。有人在我面前說过，医生是唯一無愧于祖國的哲学家。医生好像是在生命的暴風雨中的海伦的兄弟^②。多么奇妙，多么不可思议啊！他只要看一眼，就使血脉平静，就使一个激动的心灵泰然，就使可憐的凡夫們心中甜蜜的希望复活了。他宣告生和死，就像天文学家預报日蝕一样。每个人都有他照耀自己的火炬。可是，如果精神乐于發現那些指导它的规则的话，当事实证明了它的大胆是正确的时候，是多么大的胜利啊！——这种可喜的經驗是您天天有的。

所以科学的第一种功用就是鑽研科学；这已經是一种真正的、坚实的好处。有研究的兴味的人是幸福的！能够通过研究使自己的精神摆脱妄念并使自己擺脫虛荣心的人更加幸福。您还在幼年的时候，智慧的双手就已经把您引向令人向往的目的了，可是有多

① Maupertuis (1698—1759)，法國几何学家，普魯士國王腓特烈第二的宾客，曾任普魯士科学院院長。拉·梅特里自己也作过腓特烈第二的宾客。——译者

② Hélène，希腊神话中的著名美女，幼时为雅典的提修斯所擄，她的兄弟卡斯托和波里兑开斯把她救出來。——譯者

少迂腐的学究，辛辛苦苦了四五十年，被偏见的重荷压得弯腰驼背，比被时间压得还要厉害，看起来什么都学过了，却单单没有学会思想。研究真理的珍贵科学，在学者中间高于一切，然而这种科学至少已经成为一切其他科学的成果了。我从童年起专心研究的，就是这门唯一的科学。请您评判一下吧，先生，但愿我的友情的这件礼物永远为您的友情所眷爱。

人 是 机 器

那是不是最高本体的光芒，

人們把它描繪得如此輝煌？

那是不是聖靈保存在我們身上？

精神與我們的官能同生同長，同樣萎黃，

哎呀！它一樣要死亡。

——伏爾泰